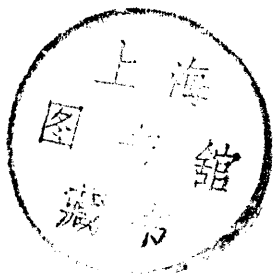


序

三大都會的毀滅發表于辛報之次日，千秋出版社來信說肯替我印小冊子的單行本，「以廣抗敵宣傳」，要我寫序。我沒有不答允他們的理由，只是序，却難寫得很，因為這篇小說雖是我自己寫的，我明白，這種國防文學的末流的屬於幻想的作品是要不得的。而且，現在這時候，文學者還用筆來寫小說？這個想法，使我的序幾次寫不出來。

我怎樣寫成這篇小說，已在扉語中說明了。千秋出版社兩次三番要序，我只好寫下這一些。從我個人來說，年年秋季是我的寫作力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79008

高潮，今年却寫得比較少；書此以作個紀念吧。

同時，還得在此感謝辛報。因為我的小說找不到雜誌發表時，辛報不但答允我一次刊完，還給我的小說排在九一八這天。

大 方 印 務 局

非常時期

歡迎承接

取價低廉

照常服務

愛國印件

交貨從速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電話三六一二二二

三大都會的毀滅

徐 遲

這次戰爭激刺了我的想像力，如果我在世界智識，軍事學識上有一點門徑的話，我會寫一個戰局的預測的；可是現在我只能寫一篇小說，把「希望」寫在我的小說裏。我可以聲明，我希望青島燬滅在我們的報復行爲中；而爲了焦土抗戰的實踐，我也不惜希望北平的毀滅；最後，我希望上海這畸形社會毀滅。我恨這畸形社會，而這毀滅，在我的小說裏，却假了瘋狂的日本人的手

，也許有人批評我幼稚而不合理；但要說我以文字爲遊戲，則我不能承認。



一九三七年的冬季，無論如何不肯冷下來，南方這樣，北方也這樣，戰爭因之延長它的猛烈，直到十二月的中旬。十二月的下旬，一部份西風挾了黃沙，一部份西風挾了雨雪，把中國的海岸綫封鎖在嚴寒中，侵略者的日本方面的海軍長官坐在他的陸奧號旗艦內，沐浴着熱水汀的溫煦，吸一根紙煙。他想，這該是今年的休息了。人類不能和大自然抗戰——儘管人類征服了大自然的若干氣焰，大自然還是冷靜地征服了人類，這日本長官一向以爲他是操着兩國軍民的生死權的

。現在他應該哲學的知道，操着生死權的他的自己的生死權，却不幸是操在大自然的手裏。他吸完一根紙煙，懶懶的想着，這該是今年的休息了，把支那人打到他們屈膝這種工作，明年，留給明年做了吧。他沒有知道今年的工作，沒有完畢。今年的休息，還早着呢，他更沒有知道，他已非常臨近了他生命的終點，他和「失敗」只是咫尺之隔。一想到支那軍隊，到冬天偏不肯休戰，反而戰得更起勁，他便有些發寒。他點亮了第二根紙煙。自第二次滬戰開始至今的四個月戰爭，軍事上的進展很不順利。只有他光榮地屠殺了一千萬中國民衆這個數字，給他一些安慰，自出霞艦的炸沉，與及長谷山將軍的剖腹自殺，然後由他調出來繼任已兩個月了，指揮作戰固然是件爽快工作，攻不克，戰不利却真掃興，因此他發覺溫度表中的水銀突然降下了不少，

便快慰起來，「這該是今年的休息時候了」，他把紙煙的灰彈落了些。

正在紙煙灰向下飄蕩的時候，司令室的門旋風一樣的推開了。

用快步走進來的是艦上的無線電收報員，他臉上的表情是驚惶和怒憤的交織。

「大郎忘記了和長官敬禮了」！

說起這個，真是日本軍人的醫治不好的毛病，他們常在匆忙中忘記向長官敬禮。在這情形裏，身為長官的人却常常記得牢牢的，不肯苟且。可是，這位態度從容的司令，正用滑稽話換到了大郎的一個敬禮，却自己也神態失常了。

無線電收報員送上的十萬火急的消息，是中國空軍轟炸青島，第五艦隊發來的求援電文。

離開旗艦約二三百海哩的地方——離開上面描寫到的一幕短趣劇約先五小時——是中國的軍事最高當局的一間密室，這時正在秘密會議的結束，三個上將，五個中將，一個少將都站立起來，向了牆上懸掛着的總理的遺像凝望了片刻；就後，在這幅莊嚴的像前面，一個上將擁抱了一個少將，於是少將行敬禮，向祕室的外面大步走出。門掩上了。

在另一個地方，一座華燈照耀的廳堂裏，有十幾個巍梧的青年散坐着，一部份正起勁地談着戰爭，一部份却圍着一個英俊的青年，笑話他的戀愛。

——我覺得我們今年不能這樣毫無作爲的過去，我覺得這不是我們休息的時候！

——我們的少校忘了他的意大利姑娘，哈哈……

這邊的笑聲把那邊的聲音蓋了過去。等笑聲輕了下來，那邊的聲音又聽見了：

——這些 New New Hawk 驅逐機真配我胃口。

他們是休假中的中國紅星武士之羣。這十幾個軍官，在九月十月十一月三個月裏，曾發揮了他們的威力，各人都有擊落日本飛機十架以上的紀錄。十二月起，他們到了休息，這實在使他們休息得難過。戰爭初起的時候，他們興奮得放棄了睡眠和吃飯，差不多全是二十四小時裏，飛二十二小時的，勇敢得不能相信。被七個同隊的軍官笑話

了半天的少校，好容易逃開了他們，到無綫電的開關上去撥動旋轉盤了。一曲雄壯的音樂起來時，談着戰爭的幾個人也聽着音樂了，

——這是，這是俄國作曲家却依可甫斯基的一八一二序曲。

無綫電裏鶯一樣的聲音在報告：

——就是拿破崙打俄國，莫斯科變成焦土的故事；那時有一個教堂燒了，五十年後，教堂新建築完成，就請作曲家作曲，裏頭先是法國國歌聲音高，因為法國先打勝，後來俄國國歌聲音高，法國國歌聲音低，這音樂，給今日的我們一個良好的教訓……

管弦樂的富麗的彩色在廳堂裏昇騰。一世紀以前的俄國的故事刻映到這幾個年輕的空軍戰鬥員的腦中。

——那時燒焦莫斯科的人是城裏的乞丐，現在，要擔負這種責任

的。是我們空軍了。

少校這樣說。

這時，一個隊長，忽然向他們遞了眼色；於是全體向靠門的剛進來的戎裝軍官立正，致敬。

——軍事最高當局命令，你們的休假即刻取消，五分鐘內，換好飛行裝，到飛機場集合，有重要任命。

匆匆的，這完了這話的軍官微笑的點點頭，好像很歡喜的樣子，片刻後，他在寒冷的黃昏中消失了。

而在集合場上，他們知道了是用一百架輕轟炸機及卅六架驅逐機這數字前去轟炸青島。爲什麼要去轟炸青島！這是很容易知道的，日本在青島的財產在數萬萬圓以上，摧毀了青島的日本工廠，可以維持

國內的工廠的生存。爲了要消滅這種工廠裏的併吞過中國工廠的鋼鐵機器，中國轟炸機懸帶了大量的燃夷彈。這種燃夷彈是鋼鐵遇到了只有熔化一法的。

在夜空裏，成羣結隊的飛機昇起來了，廿七分鐘之後，它們到達了青島的八千尺的上空。

前面已說起過的少校，嘴角上浮着一絲冷笑，他忘記了意大利姑娘，更忘記了西子湖上，愛作麗麗啦啦的笑的他的愛人，他在青島街衢地圖上略略的一看，又向機旁邊一靠，望了望低下的山和海。山海都會給黑暗籠罩了起來，半點燈火也沒有。他們飛得過高了，所以日本軍艦上的聽音器差不多已失去了效用。一個信號彈發出了，同時，從指揮機上施放了照明彈。美麗地，這一盞高空的燈負着一把浮雕

似的下落傘而下降。這便是青島，他看見了，美麗的青島，於是彷彿聽見一聲爆炸，果然，不遠處一個轟立了三個高而黑的烟囱的工廠，起了火。

這時，海面上的日本軍艦才隱約可見的，在零亂地蠕動了，幾十條探照燈向高空搜索。可是不搜索則已，一搜索則嚇壞了日本海軍，一百幾十架飛機，在夜空中又彷彿增添了三倍數目，到處是飛機，探照燈與高射砲顯然失去效用。而一架飛機忽然作了個錐形的迴旋，便向一個軍艦擲下兩個炸彈。

向駐在上海的艦隊發求援電報便在這一剎那間。別輕視這一剎那，在這文化進步到現階段的二十世紀裏，這一剎那把青島建設了幾十年的工程和房屋，一一毀壞了。

坐在驅逐機裏翱翔着作雲遊的少校想起了古羅馬時的暴王奈洛。一手抱着七弦琴而做詩的暴王，在高山頂上，下望羅馬城中的大火——歷史又重覆了一遍，不過暴王奈洛是僅僅爲滿足他自己的幻想而縱火的啊！

青島的海邊，曾經在一枝松樹底下，少校有過一度豔遇。現在這支老松樹，它百年來沒有受過樵夫的摧殘，一向和平地冷靜觀世人的，現在也燃燒了，變成了火樹，像在豔陽天氣裏一樣的開着銀花。這支老松樹，生在中國土地上的，在中國空軍，報復四個月來日本的屠殺與侵略的行爲裏，一句怨言也沒有的犧牲了。

敵機的信號出現，敵機已從天津方面起飛，前來阻止轟炸了，少校第一個迎上去，和敵機作空中肉搏的戰鬥。這是他的最大擅

長，他把機關鎗描進了一架敵機的屁股。

x
x
x
x
x

夜過去了，青島在燃燒，不過誰也不能阻止這燃燒了，火神出他貪婪的舌頭，把青島吞噬下去，顯出他的饕餮本色，天破曉後，火還像一個知味者的在舐着骨頭。

而一般讀着晨報的中國人民，是一個個喜形於色了。

紐約報紙上寫着粗大的標題：「中國贈日本的聖誕禮——精美的焦土」。

倫敦報紙上寫着粗大的標題：「日本歲暮的惡夢」！

柏林報紙上寫着粗大的標題：「永別了，青島」！

x
x
x
x
x

人類的行爲大別起來說，一半受支配於理智，一半受支配於情緒。有理智，就沒有戰爭，戰爭純是熱情的產品，越是戰爭得久遠，熱情也越是一發不可收拾的樣子，直到理智的歸去來兮，才有戰爭的結束可期。一九三七的結束，却不是中日戰爭的結局；反之這却是熱情曲綫的頂點。自從航空術的孟晉，聖誕老人常在天空中遇到飛機，反顧他自己所駕的雪車，常嘆不如。可是，這年聖誕前夜的晚上，聖誕老人却在天空中遇到了大隊的中國空軍，而那個希臘神話中的不死的戰神，冷笑一般的對他說，「你別忙着送禮了，你到什麼地方去都行，只是別上北平」。

北平的寒夜，乾燥無風。一星期前下的雪，變成了岩石樣的堅固。聖誕老人的確不用上北平了，因為，等着這樂天的老頭兒來送禮的

金髮碧眼的孩童，早兩三個月就搬走了，剩下的牛鼻子的中國孩子，他們從沒有想到要收到襪子裏的糖菓。不過聖誕老人只懂了戰神的一半意思。如果他懂了全部意思，這年的聖誕老人會立刻深陷入悲觀哲學中，全世界的基督教徒將收不到一件禮物了。

大隊的中國空軍沒有看到雪車上的聖誕老人，他們用一小時二百七十四里的速率，到了北平的上空。時候是九點正，聖誕前夜，一九三七年。

曾經是中國的驕傲的文化古城，踽踽地伏在地母的胸上，夜的懷抱裏，這正像昨天晚上，青島伏在海的懷抱裏一樣。

當天的下午，中國政府中一個文官曾獨自站在他的辦事處的窗前，向南京的山峯凝思。山是凝思者，所以這位文官每當凝思時，都站

在這扇窗前。他要研究一句話，這話，他在中日戰未開始前說過，開始後也說過，至少，前天晚上他還在中央廣播電台說得挺激昂的：「甯願化成焦土，我們不能輕易把國土往人家送。」

他完全懂得這句話，還懂得它的意識非常準確，它的力量非常宏大。四個多月的抗戰，把他多病的身體糟塌了很多，於是一個邊地的省主席第二次進京見到他的時候，驚嚇的說：「你該當多多的保重身體。」他知道自己身體幾個月來的變化是太劇烈了，可是那些武官，情形却完全相反。任憑他們一連幾夜不睡，精神總是那末好。從前他們都憂慮他們的軍事領袖的康健，現在才知道這憂慮是多餘的。文官是文官啊，倒底武官是武官的本色。一文一武，不同就這樣顯著。今天他從軍事最高當局那裏聽到這樣的話：「冬天來了」，是的，他

知道冬天來了。人民會因之苦痛更甚。可是，這些上將。中將，少將，因為上一夜把青島轟成「焦土」，就決定了把「北平」也化成一片白地。他們的話是這樣說法的：

——青島已成了焦土了嗎？很好，北平繼之！這正與原計劃完全符合。

微笑地。

「寧願化成焦土」，這話又浮上來了，他們要燬去北平了。這是真真焦土抗戰的實踐的開始。從前他們有這個決心，可是沒有實踐，今天夜裏，這是要實踐了，金碧輝煌的大建築，朱樓書棟，碧色的瓦，黃色的瓦，今夜要消滅，要盡成火燼的。他想到過保存了世界文化的精華的古城，會在幾小時裏全部摧殘，至於人民，做了四個多月奴

隸的黃帝的子孫，雖然人數已少極，將同樣遇到死亡，窗前的山在夕陽的照射中和他默契了。

——不，不，爲了人類，爲了文化，我應該阻止他們去轟炸北平，現在還來得及。

可是立刻他又絕望地說：

——不，不，爲了民族，爲了正義，爲了國家，爲了自由，爲了戰略，北平應該儘早的燬去。

他相信他的軍事領袖，這位和他幾十年來一同奔走革命的老同志，做事一向有魄力。在組織上，他自信是較高於他的同事的，可是說起毅力，他缺乏得很。他的同事，那一個真正的軍人，曾有一次直立在死神的面前，當面用威辱不屈的嚴峻的眼光，嚇退了他。他記起下

午兩人間的談話：

——焦土抗戰，焦土抗戰，嚷得多末響亮！可是這在那裏是實行了的？如果這是不對的，那末何以你嚷得這末起勁。如果這是對的，那末，冬天來了，你何必遲疑。

當下他答道。

——不是遲疑，我這是可惜你不能了解故宮博物院裏一張畫，一頁字對於我是多末的寶貴。

——一寸國土當然比一寸書畫又寶貴了，

——我懂得這個，我只是鄙夷這個人類，這個人類爲了生存而跨大步向前走，可是偏走向死亡。從文化的價值上來說，一個北平抵得上全世界的軍艦，炮台，飛機隊。

然而他的話白說了，他的同事雖然用熱情的眼睛看他，這熱情不是熱中地聽了他的話才浮上來的，他全身心都放在戰爭和戰略關係這種種術語上，這付熱情的眼睛正表明他的心思沒有集中起來聽他的話，他看看錶，好像說，還是五個鐘點，這對於他是太悠長了些。

他窗子前面的山峯染上紫色，山峯上的雲却是一朵一朵的火焰。他把椅子拉到窗前。自從戰爭開始以來，他除非在興奮時，不能站立滿一刻鐘。現在他有一些喘氣，可是他想到有一件重要的公文得批閱。他回到桌子那兒，化一刻鐘時光，批閱了，嘆一口氣，又回到窗前。當黑夜輕輕的聚在他四週時，他在風的催眠曲裏睡了。

於是他忽然醒來，他亮了燈，看看鐘，九點還差五分。一個書記進來問他要不要吃晚飯，當他憂悒地搖頭不作一語時，這年輕的書記

，他崇拜他的領袖幾乎到熱狂的程度，又可憐這疲勞過度的老年人幾乎到痛哭起來的程度，他憂悒地，含了些眼淚。最後他向這書記說話了。

——你的故鄉，你的母校，文化金字塔的塔頂，在這時候，要燬於炮火中了，九點正，中國空軍一百架轟炸北平。你懂得我的話嗎？這年輕人的眼淚立刻從睫毛上掉下來。他的年輕的臉上慘白得可怕。現在這老年人在安慰他了。

x
x
x
x
x

在北平。像古時會燒過咸陽一樣，那種中國風的建築上，冒起了千萬丈烟。火光照耀起來，炸彈，硫磺彈認定了牠們的目標投下，這燃燒像古書上記載的一樣，一共繼續了七日夜，整個城，燒得不留

寸土，不過人民死得並不多，因為這四五個月來的抗戰結果，北平住民一部份逃走，一部份已被殺於暴酷的侵略者。而這場大火的結果；——正是焦土政策的顯著的效能——日本軍士被炸死幾千員，而兩個月後，一批剩下來的餓殍也不得不垂頭喪氣的退却。

所以第二天早晨，一夜沒有睡好的那位中國政府文官忽然醒過來，像剛剛沐浴過的孩子，向窗前的玫瑰色的冬日的山峯致敬！黎明洗滌了他，

文化都市，像莫斯科，像北平，都是不死的鳳凰，再生的鳳凰，五百年一涅槃的鳳凰。昨夜北平自焚了，不過牠立刻會重新活過來。新的文化已在胚胎中，這位大員把這未來的新的本位文化的建設，放在自己的肩上，有了這思潮，他怡然出外。

但是，最出人意料的消息，比最大的暴風雨還厲害，捉住了他。是全世界都震動了的消息！

x
x
x
x
x

北平的轟炸成焦土，是九時開始的，可是直到十一時，陸奧旗艦上才接到消息。這天晚上，司令官不掙氣，從一個士兵那兒傳染的流行性感冒，沉重得很。接近這司令官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些神經質。因此，那天晚上，他發了些脾氣就安寢了。

十一時另五分，司令被叫醒了，當時的種種不必描寫，描寫起來也許顯得刻薄，反正，日本軍人就是那末一套把戲。他重重的拍桌子，罵了半天人，沒有人敢走近他。最後，還是他的大打噴嚏，中止了他的亂暴。

偏偏在這時候，有三架中國飛機前來空襲。這更加添了司令的怒氣。他站立在甲板上，勇敢地指揮射擊。在他的血裏，不妨說，一種假的愛國主義的潮汐漲起來了。

他的愛國主義，也只能說是假的愛國主義，因為他本是侵略者的主腦。然而，他這種淺薄，只好原諒他。事情變幻得太快，上一夜青島遭了燬滅，不多幾小時前，北平又給轟炸，這損傷了他對於支那人的一貫輕視的心。同樣這也損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時間來得及的話，他自己會抱頭沉思片刻，默認了他的失敗。可是小小的一舉手一投足，常常改變歷史，當中國空軍突然襲擊時，他不應該立刻站在最危險的地方，因此，一條火紅的機關鎗的長線自上空掃時，打得他全失了司令的尊嚴。

他有一點迷亂。他記起了最近東京方面來的訓令的刻薄的刺激的詞句。當時，他暗下好笑：什麼？他們要我瘋狂嗎？要我做罪魁嗎？我是不瘋狂的，不做罪魁的——可是，瘋狂該是多末好啊！做一回罪魁又算什麼呢！他記起了，他出國就任時，一個身居要職的貴族公子，曾在密談中私下對他說：「引起世界大戰來，也是很好的事，這邊的意見大致是決定了如此的方向的。」

這裏埋伏着大上海的毀滅的根。從這根上，會滋長出世界大災難的惡之華來。

他歪歪斜斜從甲板上爬起來。

他素來是主張「放火」的，凡是有「放火」的藉口，他就放一回火，有放火的機會，他就放一回火，現在呢，他感到這是他放一回最

大的火的機會，至於藉口，他可以隨便抓幾個。當他傳出一個可怕的命令時，他的眼睛裏射出了死光來。於是是暫時的靜，而造成全世界最可怕的事的導火綫，是點着了。

所有的陸奧艦上的砲和其餘的軍艦上的砲描準了大上海。一聲令下：

「放！」

大上海浴着火，浴着血，

天空裏有幾千萬顆星，下望這螞蟻一般的城，和城中的螞蟻一般的人類。黎明來了，新的日子開始了。再幾天便是一九三八——一個未知的，神祕的年頭！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初版

1—1500

救亡文庫

三大都會的毀滅

每冊僅售國幣六分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徐遲
陳富華
大方印務局

上海千秋出版社總經售

卡德路郵局南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 三六一二二

書
一五
民國廿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79008



2